

，今欲以四蘊分配八識，故文中單明五受，將法塵一受攝於想蘊之內。又在眼等五識領納順境時謂之樂受，如在意識領納者則謂之喜受。在眼等五識領納逆境時謂之苦受，若在意識領納者則謂之憂受。苦樂二受弱，屬前五識所攝，因前五識想象力弱故，憂喜二受強，屬前六識攝，因六識想象力強故。

三、「想蘊」，想是想像義，即對境而想像事物之心之作用者，謂對於已受境界，更加分別想像，叫做想。指第六識（六識想象力最大故）。

四、「行蘊」，行是遷流造作義，常緣過現未來一切善惡之心之作用者，前滅後生，念念不停，所以叫做行。指第七識意根（七識思力極勝故）。

五、「識蘊」，識是了別義，體則八識心王，即對境而了別識知事物之心之本體者，能別諸識性境，執持一切種子，及一期壽命，指第八阿賴耶識（八識執持全身，若無八識見分映在諸根，則前七識，皆無了別功能，在小乘宗中唯明眼等六識，大乘宗中則明八識）。

總之「色」是四大假合之幻軀；「受」為苦、樂、憂、喜等之感覺；「想」為彼此是非等之分別；「行」乃雜亂妄思的一切動念；「識」即了別覺知此受想行者之主體。（八識均有了別的功能，前六識了別一切事相——故六識又名分別事識，即分別色等六塵境；七識了別一切妄相——緣過去五塵落射影子之妄相；八識了別真實自體——常能了別自識所現之境。）

依五蘊相生之次第當云：識、受、想、行、色，因其有了識心然後才有領受；有了領受，然後才有想像；有了想像，然後才有造作；有了造作，然後才有色身。今以色蘊列先者，實謂色蘊極相易生執着；此蘊乃我執之



佛說八大人覺經話白話淺說

——在臺中蓮社週六講經法會上講——

二、譯人的考證

這本經是「後漢沙門安世高譯」的。

「後漢」是我國的朝代名，漢高祖的九世孫光武帝統一國家，中興漢室，即了帝位，稱做後漢。但本經翻譯的時候，是在後漢桓帝時代了。約公元一四七至一六七年間。

「沙門」本梵音，譯作勤修佛道，息滅煩惱的意思。但後來一般都將「沙門」二字，作為出家和尚的專稱了。

「安世高」波斯國。「安」是安息國的簡稱，安息國即今小亞細亞東北的波斯國。「世高」是譯經人的名字，他是安息國的王太子，當時本應繼承父王的帝位，但是因為他志求出家，竟把王位讓給他的叔

大本，萬惡的淵源，眾生執之堅固難破，若此執一破，則其餘諸執皆可迎刃而解，有這種意思故色蘊列在先。

以上五蘊的內容總算略略講完了。現在再來說明五蘊為什麼皆空的意思？說一句簡單話：因此五蘊身心，皆是因緣所生法，究竟沒有實體，無一不空，故曰皆空。維摩經說：「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」。若詳細言之：總觀三界萬有不外色心二種，色屬物質的，心屬精神的。先就物質方面言，凡宇宙間所有的一切形形色色，都屬物質的現象，外出山河國土，內而身體形骸，那一件是真實的呢？世人迷故徧計所執，認為實法實我。故單約吾人這個軀殼來說，它根本是由地水火風四大要素組織而成的，本無自體，焉有實我。骨肉爪髮之堅實屬地；汗血津液之濕者屬水；呼吸動轉屬風；週身煖氣屬火。四大和合而身生，分散而身滅，成壞無常，虛妄不實。試看！死時此身潰爛無存，骨肉歸地，濕性歸水，煖氣歸火，呼吸歸風，此時身在那裡？所謂我者究竟安在？！圓覺經云「四大各離，今此妄身，當在何處」？故謂之空（此約預釋文中虛妄不實之空義以明色蘊）。再進一步說，並不待死後四大分裂始說它是空，就是未死時，四大假合，莫不當體即空。

次就精神方面言：凡舉心動念，都屬精神的作用，佛經說為六識妄心。此心之生起，亦須藉眾緣——六根，六塵之和合，虛妄不實，況且剎那生滅，轉變無常，當根塵不偶，一念未生之時，那末，誰去領受（受蘊），誰去想像（想蘊），誰去貪念（行蘊），誰去了別（識蘊）。據此則知受等妄心皆因對境而生起，所對之色蘊既空，則能對之四蘊自無，因此受想行識，亦莫不一皆空，故曰五蘊皆空（此約預釋文中虛妄不實之空義，以明受想行識四蘊）。待續

朱世英

父了。他在桓帝時來到中國，通曉華語，博覽經論，在中國居住約二十年，翻譯了二十餘部的佛經，是初期各譯師之冠。

「譯」就是將梵文易作華文的意思。又考本經是當時印度的聖賢大德們，依照佛所說的大小乘經教集合而成，並非像一般經典那樣結集一會所說的。所以與一般經典的組織法略為不同，譬如在開頭的時候，沒有一如是我聞，結束的時候也沒有「信受奉行」。現在把全經經文，再分做三個階段來說：一、總標（等於本經的緣起）；二、分條別明（等於正宗文）；三、結歎（等於流通分）。

「為佛弟子，常於晝夜，至心誦念，八大人覺」。

凡是正式受過三皈依的，無論男女老少，不分貧賤富貴，在家出家，

統稱是「佛弟子」。「常」是恒常的意思；就是說沒有間斷的不論白天或是晚上。說起這「晝夜」兩字，在我國分一晝夜為十二個時辰，印度則分做六個時；佛叫一般修行的弟子們，白天固然應當精勤修學，但是在上半夜，及下半夜，亦須微睡覺悟，修習正法，不得過分貪睡。僅有中夜時分，約今四五個鐘頭可以休息。所以上面所說的「常於晝夜」，並不是說連睡覺也不可以，祇是警策後學，不可因貪睡而荒廢用功而已。「至心」兩字，是說沒有一點雜亂和虛偽的念頭，極度誠懇的意思；「誦」是把經文背熟而能默誦，但不可以模糊地想像；「念」是心裏時常念念不忘，所謂「念從心起」，並不是隨口唱唱的。總起來講：凡是做佛弟子的人，就應該日夜不斷地用最誠懇的態度，口裏時常誦讀，心裏時常憶念着這八條辦「大事」的人所應覺悟的事。

二、分條別明

一、苦空無常無我

「第一覺悟：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；四大苦空，五陰無我。生滅變異，虛偽無主。心是惡源，形為罪藪。如是觀察，漸離生死。」

「世間」世有過去現在未來的意思，間，包括時間空間，表明二間都是遷流變易的，再分做「有情世間」和「器世間」兩類。有情世間是指我們衆生由惑業所感的假身——正報；器世間是指我們衆生所依靠的國土地——依報。

第一應該覺悟的，要知我們這個世間的萬物，沒有一樣不是像空中的浮雲，水上的漚泡，都不能永常存在的。不但衆生的正報無常，就連衆生所依的這個地球，也終會有毀滅的一天——這不是學人故意虛張其事，天文家科學家早已爲了這個問題，忙着測算那一天，真的地球同其他的行星要是相撞一下的話，豈不什麼都完了嗎？不安叫做「危」，虛浮叫做「脆」。要知這個世間的國土，本來就是虛浮不實，變化無常的。學人在抗戰末期，流浪在蘇魯皖豫邊區的皖北地帶，有一次旅程中，行經一片沙土，土面上露出一些枯剝了皮的樹枝，覺得很奇怪，一問車夫，原來這裡從前是一個村莊，經過一次河潰（沿黃河的支流地帶）之變，河沙掩埋了全村，水退後已變了一片沙土，高大的樹枝，還露出幾枝禿頭來，卻早已枯死了。又如最近本省大安的水患，良田變了石灘，不也是變化無常的實例嗎？雖然大皇帝硬要叫人稱他「萬歲」，但究竟有那個皇帝活了萬歲的？再看古今中外的歷史地理，有那一朝代，那一個國家，永久興旺不衰的？世界大地圖上紅一塊綠一塊的，也不斷在變易顏色。這些這些，都是說明了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」。這兩句話是如何的值得我們警惕呵！

地、水、火、風叫做四大種。地喻堅固質，如人身上的爪髮骨骸皮肉等；水喻液體質，如人身上的涕淚血汗小便等；火喻煖氣，如人身上的體溫；風喻流動，如人們的呼吸。這是說我們這個臭皮囊，原來就是這四大

種原素組合而成的。如果日子一久，受大自然風雨冷熱的變化催逼，便逐漸產生了衰「老」的痛苦；若四大原素，彼此間稍一不調和，便會發生種種「病」苦；一旦四大分散，便逃不了這「死」的一關。並且還有其他種種不如意的事，加上天災人禍，數十載寒來暑往，無不沉浸在苦海中討生活。死後下土，沒有幾時，便做了爬蟲們的食料；再經消化，變了爬蟲們的大糞；大糞腐化，還不是「空」無所有嗎？所以經上說「四大皆空」實一點也不虛假。

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叫做五陰。「色」就是指的四大假合的色身；「受」是對外境所感覺的一切事物而引起的心作用；「想」是對外境想像一切事物而引起的心作用；「行」是對外境而引起的一切貪瞋等心作用；「識」是對外境而引起一切了別事物的心作用。四大色身是有形的，屬於色下；其餘四陰是無形的，屬於心法。陰是積集的意思，這樣的積集配合之下，便產生了一個有情識的衆生。

現在既知我人這個身體是五陰配合所成，再進一步追究這五陰中，究竟那一個算作主體？若說五陰都是主，便有了多主；若說某一陰是主，餘四陰不也是各有他的主管作用嗎？這五個東西分開不得，相依爲命，找不出那一個能夠獨擔一面的主體來。所以經上說：「因緣所生法，究竟無實體」。但是人人都有一種習氣，便是認賊作父，把這個假身，當做真「我」。有了這個「我」，便小則人與人之間互相欺詐殘害，弄得社會不能安寧；大則國與國之間互相併吞，搞得天下大亂。其實，你若肯來研究佛法，知道五陰皆空，沒有這個「我」的話，那就大地回春，天下太平了。所以接着說：「生滅變異，虛偽無主」，也就是說：依因緣和合即生，因緣離散則滅。中間遷流變異，不曾稍爲休息過。既然這樣虛偽欠實，那裏又能自作主宰呢？所以又說：「心是惡源，形爲罪藪」，心既做了諸惡的本源，身就變作衆罪所叢集的倉庫了。

最後兩句是：「如是觀察，漸離生死」。這便是指示我們修行的方法；即是說：若能依照上面所說的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，去觀察的話，便能漸漸地遠離生死。因爲以上這些都是我人見解上的根本錯誤，且愚痴不明，好像糞缸裏的蛆一樣不知是苦。因此輪迴生死，習以爲常。若一旦知苦知空知無常，並且沒有了「我」，這些生死習氣，便自然消滅了。能離生死，便進趣涅槃，從此不生不滅，超出了六道。這一條「大事」便也就解決了。

以上第一覺悟，等於說了一個四諦之一的苦諦四相，現在把它製表列出如後：

